



网络情缘系列之一

深夜的蛾



(下)
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I247.5
2689
:2

I247.5
2689
:2

深夜的



蓝月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(下)藏书章
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深夜的蛾 (第1辑) 下

主编: 董旭

作者: 蓝月

责任编辑: 董旭

责任校对: 李蔓茜

出版发行: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吉林音像出版社

社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
联系电话: 0431-5638611

邮政编码: 130021

印刷: 吉林省诚信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: 159

字数: 22200千字

版次: 2004年4月第一版

2004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册

书号: ISBN 7-5601-2870-X/H·285

定价: 195.00 (全30册)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001 网络情缘 | 016 这么近……那么远 |
| 002 59分情人 | 017 夜心童话 |
| 003 就是喜欢你 | 018 瘦月亮 (上) |
| 004 青春的派与等待 | 019 瘦月亮 (下) |
| 005 匆匆岁月留影 | 020 眷恋 |
| 006 江南雁 (上) | 021 SWEET 情郎 |
| 007 江南雁 (下) | 022 e网情深 |
| 008 因为爱, 所以爱 | 023 向你借幸福 |
| 009 你是我的爱人 | 024 NG 师生恋 |
| 010 青涩年代 | 025 ITALY 狂情曲 |
| 011 我本纯情 (上) | 026 K - PAX |
| 012 我本纯情 (下) | 027 深夜的蛾 (上) |
| 013 寂寞如唇 | 028 深夜的蛾 (下) |
| 014 网络女精灵 | 029 柔冬漫雪 |
| 015 虚拟娃娃 | 030 时空异恋 |

六

他们终于搬出去了，我在我美丽朴素的房间里梦游似转了一个圈，小青把我抱起来，使劲地往上一抛，又接住，我尖叫着，他象抱小孩一样地抱着我。我在他的头顶中心的漩涡上很响地亲着。我们又象每一个童话的结局那样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

每次见了他后，我都象一架加足了油的机器。在无比烦乱的工作中干劲十足地运转着。然后一分一秒地积贮着思念，消耗着喜悦的记忆。

只是偶尔他没空或是要出几天差什么的。照例一听到那样的消息之后，我就痛苦得发疯，总要跑到洗手间去哭一场，然后失魂落魄，天地无光。所有的工作都变得让我讨厌，变得是一种沉重的负担。总要哀求自己下决心离开他，不要让自己再次经历这样的痛苦。然后盘算着找一处风景去旅游，让自己在新奇的刺激中淡忘一切。

然而重新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又象一只飞蛾见到了火一样。

天气慢慢地热起来了。在广东好似只有两个季

节似的，从冬天一下子就跨进了夏天。到了五月初，就已经满街花花绿绿穿起夏天的轻衫。

我的月光斋因为在顶楼。每天晚上回来，房间里总是很闷热。虽然有风，但冷却的速度却十分的缓慢。

小朱在我们厂干了二个月，说实在不能忍受而辞职了。我也无可奈何，当然也不再去理他，又过了一个月后，才自己又找到了一份做质检员工作，工资略高些。阿素的工作量大，环境也不好，但她为着小朱，仍是咬着牙一天一天过来了。

每个星期，他们都会选择一个晚上来看看我，带上一袋水果什么的，我们在凉爽的阳台上冲一壶茶，聊着我们共同喜好的话题。晚了后，他们就双双踏月归去。倒也十分快乐。

这天晚上，我因为云的一个电话而焦急地赶去看她。

她没有约风。就我们两个人，我们在小木屋坐下。我们点了菜。

“我病了。”云可怜兮兮地说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握住她的手。仔细看她，果然脸色有些腊黄。

“这个月我来‘好事’，就一直不停，本来平时三天时间就完了，可这次五六天了都没完，我好怕，就去了医院，不敢自己去找医生看。没奈何就找了风。”云垂头丧气地说。
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我着急地问，又眨着眼，“你找了风？”

“是啊！我想着把他当医生就是了，反正这些事情在医生眼里是很正常的，是不是？”她好像怕做错了什么似的说。

我想了想，点了点头。但我仍不能在把风当作一个医生，或者说，当做一个纯粹的医生。

“然后，他指了一处叫我放心去看，他在外面等着。检查了，还没有确切的答复。但是，医生说……后来我也就把什么都告诉风了。”她吞吞吐吐地说。

“医生怎么说的。”我急着追问。

“医生说……”她睁大眼睛看了我一眼，喝了一口茶，才接着说“可能是……”又迟疑了一下。我一动不动地盯着她，让她这样说话的事，一定不同寻常。

果然，她嘴唇一动，轻轻地吐出五个字：“不完全流产。”

我虽然有一些朦胧的预感，但仍然吓了一跳，但我让自己尽量不做出吃惊的样子，免得让她难堪。

我若无其事地慢慢地吃着一块鱼，把鱼刺小心地从嘴里一根一根地吐出来。才问：“是……谁？”

“那个排长，我记得跟你提过的。”云开始侃侃而谈。

我皱着眉想了半天。都没有印象。

“今年见你第一次，风在屋里看足球，还说我是只虫。”她提醒。我想起来了，忍不住微笑了，做了个手势，让她继续说。

“五一节我们厂放三天假，我找不着你玩。风也不知道忙什么。我在 ICQ 上跟那排长聊天，他说无聊的话就去他那里玩。我就去了。”

她说着又开始指手划脚，谈笑风生：“你知道吗，他们那里真的很好玩呢，山水很美。他骑着摩托车带我到处玩，他有一部漂亮的摩托车。他把它开得疯了一样的快。他们那里好多兵，对他都很尊重，排长排长地叫得好甜，连衣服都是那些兵拿去洗的”。

她嘻嘻地笑着，把一块排骨咬得咯咯响：“本来排长还说要带我去打枪，只是可惜后来没去成，他说下次去一定带我去。本来他们有饭堂的，他都是用摩托车带我去外面镇上的一个酒店吃饭，这个人总的来说是很不错的。”她总结道。我一边听着一边慢慢地往嘴里塞食物。

“后来，我回来的时候，怕会怀孕。就吃了一些药，可能就是吃了不对的药的原因。”说到这里，她才又恢复了原先的忧愁。

我没有说什么废话，大家都有大家的生活方式，云虽然口直心快，但却并不是一个太单纯的人。她在做什么，她自己知道的。我仔细地看了她

一眼，觉得她多多少少有些变化。

“检查的结果要明天才知道，唉！我特别倒霉，别人都不会有事，你们也都没事。害得我花了好几百块钱，不过他也都给回了我，他一听说，就买了好多东西跑来看我，还又留了钱给我补身子。”她突然扬起眉看着我：“他有没有给钱给你？”

我呆呆地听着，半天才恍然明白她在问我，她说的最后那个“他”，自然是指小青。我不太想回答，但我还是说了：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不跟他要？那种人，你以为他是认真的。你不跟他要点钱，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什么都没了。”她责怪似地说。这是近半年来，她第一次提到小青。

“你觉得那个排长怎么样，听起来你挺喜欢他？”我避开话题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她迟疑了一下回答：“也许吧！”

我怕她会在那个话题上深究。就换了一个话题：“树林要去香港学习了？”

云的眼睛一亮：“去香港？这么好。多久时间？”

“半个月。”我说：“他喜得一天到晚话多得不得了，总是想到什么就跑下楼下告诉我。要走的前一天，他问我需要什么，他帮我带回来。又说他的摩托车有些毛病，如果他走了半个月回来，只怕会发动不起来。说要把车放在我那里，有空时就帮他发动一下。”

“你那里有地方放吗？”云用牙签很文雅地剔着牙问。

“放在楼梯下边。明天他就走了！”我说。

“你有没有舍不得他啊？”云暧昧地笑着问。

“我对他怎么样你还不知道？感情这东西，一旦破碎了就再也弥补不好的了。”我微笑着说。

“他的女朋友吹了吗？”云突然问。

“也没问他，看样子，应该是吹了，最近跟他来往的也少，不知道他的‘情’况。”我把最后两个字说得重重的。

“我真的不知道你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？其实我觉得对于你来说，他才是最现实的选择，你也该想着成个家了。”云劝着我。

“要成家也不一定要找他啊！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，另外找一个。”我伸着懒腰笑着说。

然后我又说了些叫她注意身体，有什么事告诉我之类的安慰话。各自散了。

月光斋的确十分闷热，在空调房里呆惯小青越来越怕来我的月光斋了，每次与他缠绵完毕，两人都满身的大汗，就象他所说那样，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象这样流汗了。他计划在月光斋装一台空调，但是由于房东不同意在墙上打孔而告终。

树林从香港回来，到我这里拿回摩托车的那天晚上，我和小青正穿着睡衣坐在阳台上乘凉。听到他在楼下的叫声。小青有些紧张说：“他会不会上

来？”

我说：“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上来的。”

小青突然又说：“糟了，我的摩托车在下面。”

我又安慰地看了他一眼。才走下楼去。

开了门，树林手上提着一袋东西，等得不耐烦地皱着眉。果然问：“那摩托车是谁的？”

“房东的。”我随口说着。只想早早打发他走。

树林十分怀疑地看了我一眼，就直直地往楼梯上走。我兔子似地窜到他面前说：“你的摩托车在楼梯下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上去坐坐嘛！”他盯着我说。

“没有必要，”我斩钉截铁地说。“你走吧！我还有事。”

他眼光凌厉地看着我，我丝毫不让步地与他对视着，终于他青着脸点了点头：“好吧！”

然后他把手上的袋子打开，说给我带了些东西，一个女士坤包、一只玩具电子表、一只口红、两袋零食。甚至还简略地说明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的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冷漠地谢了他。

他象一只孤零而愤怒的兽一样用力地把摩托车推出门外，坐在上面，微红着眼用一种十分凌乱而凄凉的眼神看着我，又抬眼看了看楼上。我有一点慌张，有点怕。说了再见，就往回走并关上了门。靠在门后。

他很响地发动着摩托车，死火，再发动，再死火

……。我实在是并没有帮他发动过几次。半天，才听到一声他的摩托车怒吼，惨叫声一般地直冲出去。

后来的几天，树林卑鄙得象一个小人一样地在工作上处处与我抵触，他甚至发通知到各个部门禁止上网，把除了电脑室以外所有电脑上的 IE 全删了，我冷笑地看着他做着这一切。我的翅膀早已硬了，我太了解他了，对于他的各种为难我应付裕如。必须得与香港总部的行政科随时保持 E-MAIL 联系。因此他无权取消我的连线，这样就已经足够了，我有一百种办法可以不通过 IE 而上网。他虽然性情上有阴鸷的一面，但他也象云一样，绝不是用心太深沉的人，我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发自内心的恨意。

然而我忽略了他是老总最疼爱的一位中层干部。

终于在一次会议上他给了我无情的一击。在这最需要急智的时刻，他显然表现得比我强得多。在这样的公司常常是这样的，有的时候某些事情责任的归属常常要依靠口头的狡辩。而我也太吃惊于他那一刻的冷静与狠毒。

我被老总独自叫到办公室，这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，他说我近一段时间工作毫无长进，对事情的处理乱七八糟，还不知道从哪里抽出一叠文件，盛怒地抖动着数列我的罪状。我麻木地看着自己的签名蝌蚪一样地在我面前游动。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

间。他用狂妄的口气，生硬的普通话摧残着我的耳膜。

我从老总办公室出来，不走向自己的座位却向门外冲去。我的一腔委屈全堵塞在喉间。尽管我的确有自己的不是。

我知道只要别人一问我就会忍不住流泪，因此我要去让自己平静。我在车间到处乱转着。快下班了，才昂着头走回办公室。

在门口碰到树林，我冷冷地从他身边穿过。他叫了我一声，我瞥了他一眼。没理会他一脸的不忍之色。

这场游戏，大家都玩得太认真的。认真得过分，其结果总是不欢而散。这在我们小的时候已经体验了太多了。下班后，我慢腾腾地往回走着。是的，我觉得索然无趣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岗位上浪费着自己的生命。这充其量只是一种体验，那么我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来到这个世界上？我想到了小青。每发生任何一件事，我总是习惯急着要向他倾诉。

我到电话亭拨了他的电话，他轻声说他正在开会，等会儿打给我。我只得匆匆地收了线。心里又多了一层的孤独感。

我仰着看着头上的青天。我究竟是谁。为什么整个宇宙都只是由我的感觉而生。世上的人这么多，为什么我只能感觉到我自己一个？当我死后，当

我不再存在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又是否会继续地存在着。

等到晚上十点，都没有等到小青的电话，而我已经慢慢地坚定了离职的心。我终于忍不住再次跑出去打电话。小青用疲倦的声音说，这一天他真的很忙。有什么明天再说。

我全身冰凉地往回走，这个世界如此寂寞，而我，就在这寂天寞地的圆心。

忍了半天的泪水终于全部洒在我双手紧紧抓住的被子上。

第二天，我依然没有接到小青的电话。我象一个木头人一样地枯坐了一个上午，下午，我请了假。在我燥热的月光斋听一些狂燥的音乐、看书、写一些文字。我微微地头痛着。

晚上云 CALL 我，我出去复机，云说跟她一起去剪头。我的头发已长得齐肩了，用发式表现某种转变是一种很微妙情绪。这会儿我恨不得把头发全理光。因此我很快就答应了。她意外地哦了一声。

她知道我最怕陪她逛街陪她剪头。

我没回月光斋就恍恍惚惚地上了公共汽车。

她叽叽喳喳地说着他与那位排长的事，我问她病怎样了。她说在吃药，好了一些了。可能要吃上段时间的药。最后她说她准备与家里那个分手。

“你和你家里那个究竟怎样？”我问她。

“他来过一次，反正也没感觉，很快就打发他走

了，偶尔通电话。没意思。可惜排长不是很有钱，他没有积蓄，又抽烟打麻将。不过他说了他会为我而戒掉。”她甜蜜地说。

“真是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”我微笑地打趣她。

说笑着，已经到了云指定的一个美发中心。我抬头看了看那辉煌的门面，吐了吐舌头：“你现在档次要求这么高了。”

室内的空调把暑气挡在了门外。很快有服务员迎上来，热情地让到两个毗邻的空位置上。我随着洗头的节奏又在想着一些不快乐的事。一名指甲长而干净，染着金黄色头发的发型设计师过来，用很温柔的语气问我准备剪什么样的发型，我懒懒地说你帮我看看什么样的好看。他好耐性地拿着一本发型的书籍，一页一页地翻着给我看。然后指定一个发型说那最适合我。

云已选定了一种发型，又伸过头来听那位声音温柔手势漂亮的发型师在讲那发型的好处。在一旁叫道：“这个发型好，就这个。”

很快就有服务生推着一辆放满各种说不出名称物件的小车子过来。然后往我头上抹着某种油，又弄上很多小夹子。我的思绪象一朵云一样地容易飘忽。猛然间我发现不对劲，于是问那位正在我头上忙碌的发型师：“这一个发型，要多少钱？”

“不多，二百五十元！”他用细而动听的声音娓

娓娓地说。

这会儿我觉得自己真的象一个二百五。

“别动。”那漂亮的发型师轻柔地扳了扳我的头说。

等我的头上已经吊满了东西，我在那种刺鼻的味道中跳下来走到云的身边。指着她的头轻声问：“你这个头多少钱？”

“三百。”云若无其事地说。

“我没有带多少钱，我的头二百五，怎么办，你有没有？”我哭丧着脸说。

“糟了，我也没有，只够自己的，怎么办？”云轻声说。

“看叫谁帮我们拿来。”云一会儿说。

我咬着嘴唇点了点头。说：“有一个人，我叫一定马上就会来。”

云望着我，显然以为是小青，我却说：“阿素！只是……算了，不叫她了吧。”

云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，说：“找风吧！”

我迟疑了半晌，终于还是决定先找小青，我不太相信我真有事时他会置我于不顾。

我拨了小青的手机。问他：“现在有没有空？”

“我忙着。”他竟然问都没问我什么事。

一股怒火从我的心底升起，“那算了。”一說完就甩了电话。

那一刻心底的沉痛无与伦比。半晌，才再次艰

难地拿起电话。

“我正在吃饭。”风说。

我迟疑着。

“有事？”他问。

“带三百块钱来，这里是……”说了地址。并发出了自己听起来是那么遥远而空泛的两下笑声。

风二话没问就答应了立刻来。

云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说：“我说嘛，还是风好，这样的朋友才值得交。”我的心里烦乱无比。

一切都过去了。我知道我将同时失去我的职业与我的爱人。

阿素提了一袋我爱吃的芒果来看我。我在床上奄奄一息。我的苍白与憔悴吓了她一大跳。我一直是一个不容易胖也不容易瘦的人。但我却知道就几天的时间，我迅速地消瘦着。这几天的时间，小青一直没来看我，也没有给电话我。

阿素帮我洗了桶里泡了两三天已经发出臭味的衣服，然后替我烧了热水，逼我洗了一个澡，为我整理了床。让我在阳台上坐着，傍晚的凉风吹着我。

“这几天你都没上班？”她边忙碌着边问。

“没有，我请了一个星期假，回去后就去辞职。”我虚弱地说。

我不自觉地捂了捂疼痛的头，阿素觉察了，过来伸出手按了按我的额头。退了一步，吃惊地说：